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八

宋 李燾 撰

真宗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詔改元移今年南郊恩賞就  
二月朔頒行 始命道士建道場於天安殿輔臣遞齋  
宿焚香上疾浸愈也

丁丑權度支判官祠部郎中直史館章得象為梓州路

轉運使得象自言母年踰七十旁無兄弟願免遐適庶  
遂色養詔許之仍領舊職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從  
易為荆湖南路轉運使從易好學強記為人激直少容  
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戒以與人太盡從易終不變  
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  
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  
於是從易將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  
湖外者非獨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耳今汴

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

門獨君知我者留從易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

歸館須汴通乃行館中待闕自從易始

按實錄從易權糾察在京刑獄

乃去年十二月丙午其為湖南漕乃今年正月丁丑其  
先後似與傳所載不同或先為糾察改除湖南既除湖  
南復命糾察從易辭後命不敢當但

於館中待闕故實錄不再書乎當考

初從易坐薦送別

頭進士失實奪一官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踈

也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及使湖

外準時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釋憾矣從

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耳謂有媿色其行志多類此

癸未始命皇太子朝拜啟聖院太宗神御殿師傅宮僚  
悉從

丁亥上御東華門觀燈

戊戌秀州言積水為災民艱食詔本州秋稅殘欠悉倚  
閣之

二月庚子朔上御正陽門大赦天下恩賞悉依南郊例  
水災州軍悉除其民逋租流民復業者例外更免其科

納差役仍貸以糧種三司吏掌事及三十年無過者許  
出授三班職名三部各取一人諸司共取一人河東邊  
民因越北界市物刺配向南州軍者放停遞還本貫

九朝

紀事本末乾興元年上封事者言聖朝開國以來天下  
承平六十餘載然民間無蓄稍或饑饉立致流移蓋差  
役賦稅之未均形勢豪強所侵擾也又有諸般僥倖影  
占戶門其戶下田土稍多便作佃戶名字若不禁止則  
天下田疇半為形勢所占詔三司委衆官定奪奏聞三  
司參議欲應臣僚不以見任罷任所置莊田定三十頃  
衙前將吏合免戶役  
者定十五頃為額

又詔自今中外所上表章省去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

直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之號羣臣再表請復  
稱之不允乃別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癸卯詔  
從之然亦不果受冊 蘇湖秀州雨壞民田詔出廩粟  
以貸飢民

甲辰内外官並加恩宰臣丁謂封晉國公馮拯魏國公  
樞密使曹利用韓國公

庚戌詔徐州賑貧民

甲寅對宰相于寢殿之東偏上不豫浸劇宰相進曰聖

體未和過於憂軫無乃以皇太子春秋尚富否上頷之  
數四宰相又曰皇太子聰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  
奉之況皇后裁制於內萬務平允四方向化敢有異議  
乃是謀危宗社臣等罪當萬死上甚悅自上不豫以來  
太子出則監莅軍國入則省視醫藥皇后悉傾宮閣中  
粧具財用遣使詣道宮佛寺天下名山勝境為上祈福  
者不可勝紀上每言皇后所行造次不違規矩朕無憂  
也太子動息后必躬親調護暫去左右則繼遣詢問至



於乳保小臣皆擇謹愿歲久者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

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

蔡夢州直筆載上疾大漸大臣叩榻

問候乃以指點胸又展五指再出三指以示丁謂等時  
皇八弟燕王獨存仁宗先以建儲方年十三觀上意蓋有  
所屬章獻隅帷見之候大臣退令近侍追之傳諭適來  
官家展五指又出三指只說三五日來疾勢稍退別無  
他意謂等諾之此事或政當此日然疑不敢著邵氏聞  
見錄云真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  
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  
日不肯出宰執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  
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  
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抵類  
此按當時文定貶斥久矣或指他相則不可知又按  
仁宗實錄真宗崩元儼以疾在告特遣中使告諭王扶

疾至內庭號泣見太后既奉慰遂廬於宮門之側如此則真宗未崩已前元祿固不留宿禁中也恐邵氏誤耳

今不取焉

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遺詔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百官見上于延慶殿之東楹遣內殿承制閤門祇候薛貽廓告哀契丹京城內外並增兵衛罷工役初輔臣共聽遺命於皇太后退即殿廬草制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闥斯已國家

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止曾  
又言尊禮淑妃太遽須他日議之不必載遺制中謂怫  
然曰參政顧欲擅改制書耶曾復與辯而同列無助曾  
者曾亦止時中外恟恟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

事二

據王曾言行錄曾本傳乃云謂欲去權字坐此忤太后  
意謂儉人必不能爾或謂竄逐後羞悔前作猥竊曾語  
以為己力欲欺世盜名而史官誤信之今不取言行錄  
又云尊淑妃為皇太妃亦謂所增遺制本無之則恐不  
然若遺制果無曾豈容不力辯蓋曾未欲遽行特執奏  
而謂沮止曾耳曾自言此事宜不謬但記錄者偶失之  
固當取其可信者江休復雜志亦云真宗上仙明肅召  
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

畢王文正作參政秉筆至淑妃為皇太妃卓筆曰適來  
不聞此語丁崖州曰遺詔可改耶衆亦不敢言明肅亦  
知之始惡丁而嘉王之直按雜志與言行錄略同然丁  
謂但欲諂事明肅耳於淑妃何取焉若明肅果無此語  
謂安敢強增加以拂明肅意且謂當此時方寵幸未見  
惡也雷允恭敗詐乃覺恐江氏亦傳聞未審今不取王  
偁東都事畧聖壽五十五殯于殿之西階庠  
臣上尊謚曰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

已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  
山陵諸費無以賦民 京朝官服緋綠及十五年者並  
與改賜服色改賜服色以十五年為限登極用東封西  
祀例自此始 詔有司議尊禮涇王元儼及諸皇親優

加恩命 羣臣詣東上閤門上表請聽政又詣東內門請皇太后延對輔臣皆批答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庚申命宰臣丁謂為山陵使 分遣官往諸路告諭出遺留物賜近臣宗室主兵官先是輔臣請皇太后所御殿太后遣內侍張景宗雷允恭諭曰皇帝視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詳定儀注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皇帝在左太后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

后與帝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  
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  
聽

癸亥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

列預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

草詞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

歐陽修作晏殊神道碑云丁謂曹利用各欲獨

見奏事無敢決其議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附傳正傳俱無此今亦不取

甲子始聽政又賜輔臣以下襲衣金犀帶鞍勒馬有差

丙寅宰臣丁謂加司徒馮拯加司空樞密使曹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加兵部尚書王曾加禮部尚書樞密副使錢惟演加兵部尚書張士遜加戶部侍郎王曾謂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珥貂可耳今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授得無公議乎謂不聽  
楚王元佐加兼江陵牧涇王元儼加太尉中書令兼尚書令進封定王充鎮安忠武節度使賜贊拜不名

遣度支副使禮部郎中薛田為契丹遺留禮信使供備庫副使李餘懿副之

戊辰貶道州司馬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仍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迪坐朋黨傳會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蹶然懼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綬遜謝乞



加筆削謂即因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

先皇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致沈劇皆謂語也

江休復云呂文

靖作三事日值旬假丁晉公宅會客忽來招遂趨往至則懷中出詞頭簾下草冠萊公雷州制既畢覽之不懌曰

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呂遜謝再三乞筆增損遂注雨聯曰當孽豎亂常之日乃先皇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

至沈劇按呂夷簡天禧四年九月自知制誥改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不在舍人院久矣又下詔責寇準

等乃以二月二十九日其草詔時非旬假可知恐江氏誤也今不取當從龍川別志當直舍人乃宋綬龍川別

志云丁謂逐李迪命宋綬草責詞綬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

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懼此震驚遂致沈頓謂所定也按實錄具載寇準及李迪責詞準則

曰為臣不忠迪則云附下濟惡並無春秋及漢法等語  
當是宋綬但從謂指革詔却自用己意行文故不同耳  
惟此震驚遂至沈頓乃叙說周懷政謀反事準坐與懷  
政通謀迪坐附會準初不叙爭議上前事也蓋迪與準  
同責而別志偶不及準故妄以爭議事附  
著之爭議亦何至震驚沈頓乎今不取  
謂惡準迪必

欲置之死地遣中使賫敕賜二人中使承謂指以錦囊  
貯劍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客宴  
客多州吏也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  
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  
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

事叅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敕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為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耶中使至鄆州廸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人徃見廸者中使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廸客鄧餘怒

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吾公  
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  
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  
記事為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始中使迫迪上道  
通判鄆州范諷輒留數日為治裝祖行諷正辭子也諷  
先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阡陌不復辨  
民數爭不能決諷為手書分別疆里民皆持去以為定  
券無復爭者後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

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  
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與也即貸三萬斛比秋民  
皆先期而輸鄆州承詔塞決河募民入芻槌而城邑與  
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  
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  
輸三之一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宣徽  
南院使鎮國軍留後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  
使知萊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

北轉運使侍御史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受詔為  
向敏中諸子析私財丁謂使所親謂億欲市向氏長安  
華嚴川田億至向第面戒諸子曰土田衣食之原決不  
可鬻由是忤謂意謂欲緣是并中億而瑋得詔即日上

道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卒不能加害

億以

侍御史為河北漕但實錄附傳  
不詳正傳遂削去今追載之

戶部侍郎知青州周

起責授太常少卿知光州給事中知杭州王隨授秘書  
少監知通州知海州王曙授郢州團練副使兵部郎中

知光州盛度授和州團練副使凡前附冠準者並再加  
貶黜

三月壬申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李及知杭州及性清  
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惡錢塘風俗  
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  
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物比去惟  
市白樂天集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魯宗道權判流  
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姦狀

於是多釐改之又悉書科條揭於廡下以便選人

甲戌長公主並為大長公主福國進封鄧國建國封申國鄂國封冀國仍升鄧申冀為大國

丙子賜羣臣御飛白書各一軸上始未嘗為飛白書一日至真宗靈御前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焉

戊寅中書請自禪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隻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隻日雖不視事亦



當宣召近臣入侍講讀冀不廢學也 有司以元德明德皇后二忌在易月禪祭內請權停百官行香并進名奉慰從之

乙酉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叅知政事王曾書

丙戌出內藏庫銀二十萬兩錢三十萬貫下諸路又出錢三十萬貫下三司許商人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

詔夔州引水槽筒竹木並當給以官錢毋得擾民從閤

門祇候劉繼宗請也

丁亥禮儀院定常程見謝辭就隻日奉命急速閤門辭謝見就隻日從之尋詔隻日隻日並許見謝辭

詔在四月二十

六日今并此

庚寅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丁謂等奏曰屬者太后受遺總政羣情協寧實天命所定太后遣內侍答曰先帝升遐內外晏然皆卿等夙夜盡忠謂等各再拜

丙申鎮戎軍言弓箭手指揮使魏文義逢蕃賊戰敗欲令緣邊城寨首領等謹守疆場無得生事從之

是月羣牧判官殿中侍御史李周士司勳員外郎同糾察在京刑獄趙賀言伏遇覃慶各有子乞於班行內安排從之又詔守司徒兼侍中丁謂表弟唐儀授殿直兩浙監當守司空兼侍中馮拯女夫江陰軍判官劉立禮授京官館閣校勘叅知政事任中正姻家曹州主簿田熙古叅知政事王曾親外甥朱延世並與班行皆從其

請也

夏四月庚子朔降詔卹刑循故事也封上乳母福昌縣君林氏為南康郡夫人林氏錢塘人大中祥符初繇劉美家入宮天禧末皇太后內管政事林氏預掌機密云

辛丑贈皇叔祖秦王廷美為太師尚書令夔王光贊為中書令皇伯魏王德昭岐王德芳皇叔安王元傑曹王元偁並為太師鄆王元份為陳王鄧王元渥為密王信

都郡王德彛為潁川郡王皇兄周王惟佑為中書令南

陽郡王惟吉為太尉恭孝太子元僖改謚昭成

史官曰按禮經

既葬言謚蓋謂陳其行迹錄以為名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皆考行於闔棺之後讀誄於會葬之際也恭孝薨逝近三十年當時節惠尊名既定矣又恭孝之謚亦云美矣今乃易號為褒寵之恩非舊典也先朝臨御之初但加贈兄叔諸王官秩今循此制可矣掌禮者不能援古抗執時論惜之此據會要附見

壬寅以光祿寺丞尉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壻也於是召試館職太后遣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

為作之

此據江休復雜記主試者學士晏殊也

癸卯詔三司許商人就山陵入中軍糧

乙巳增置貴儀在淑儀之上

丙午加贈皇太后三代父太師尚書令通為彭城郡王  
母徐國太夫人龐氏為越國太夫人兄昭德節度使兼  
太尉美為侍中

壬子命兵部員外郎判鹽鐵勾院任中行崇儀副使曹  
珣使契丹告皇帝初登寶位也

乙卯封叅知政事王曾乳母朱氏為福昌縣太君 真  
宗時選人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上即位亦用前法  
壬戌特詔曰國家思皇政經詳覈吏治先朝念碩乂之  
士或淹常選而以四事程其能朕承統緒循用舊典憫  
然羣彥來萃是塗乃命從臣精加評考或擢升京秩或  
序進賓筵或錫優資使處便地或假階勲以示甄寵其  
令翰林學士李諮與吏部流內銓以成資闕差擬於是  
前懷安軍判官宋若谷等六十五人咸第遷官改京秩

者六人最下者猶注近地成資闕後卒以為常其試判  
用銓奏每道刑名具為通七分已下為粗不滿三分為  
不又考辭理書札之次書於卷首優稍優次低次紕繆  
凡五等二通一粗而辭理書札俱優為上一通二粗或  
二通一不而辭理書札並稍優為中三粗或二粗一不  
二不一粗而辭理書札俱次或低次紕繆為下辭理無  
所取而刑名通書札優亦中下其超資加階循資殿年  
如舊制判中下二不一粗辭理書札低次紕繆者注久



闕官

丙寅交州李公蘊遣使來貢方物 置杭州清酒務指  
揮四百人以隸酒官酒官舊增取賣酒息錢二千緡雇  
民充役於是改募兵士其後江寧府請如杭州例置百  
五十人亦許之

五月辛未詔權停貢舉

乙亥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  
下釋之仍命樞密使覆視乃行

丁丑詔先朝日歷起居注未上者亟修纂之蓋自大中祥符元年後史官失於撰集故也 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畫琴碁待詔轉官止光祿寺丞遇恩但加階勲而已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自今轉官勿踰此制唯遇特恩即至國子博士不入少卿監從之

乙酉詔以夏麥登熟令民謹蓋藏無得枉費

丁亥詔發蘇湖秀旁近州兵䟽導積水仍令發運使董

之尋又遣職方員外郎楊及往促其役

乙未詔如聞三班院胥史頗邀滯使臣丐取財賄每會課遷改即隱匿簿書緣為姦弊自今犯者重寘于法

丙申龜茲國僧華嚴自西天以佛骨舍利梵書來獻

丁酉置戎州瀘州通判各一員

會要云從安撫使江德源所請當考

詔

諸路轉運使自今因事降充監當人不得差權知縣事

附五  
月末

六月己亥朔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上大行皇帝謚曰文

明章聖元孝廟號真宗

吏部流內銓言天下用縣官期滿而未代者八百員辛丑詔免守選人擬以代之又謂大臣曰比聞川廣幕職州縣官有過期未代者豈人情所樂耶其令吏部流內銓亟選代

乙巳詔在京諸司免常朝者自今並自赴本司仍令宣徽院御史臺入內侍省覺察以聞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

朝約為兄弟垂二十年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  
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皇嗣尚少恐未悉通好始末苟  
為臣下所間柰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丹主  
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  
國乃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  
中諸犯真宗諱悉易之差殿前都點檢崇義節度使耶  
律僧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右  
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

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弔慰皇太后  
丁巳使者入奠大行神御于滋福殿既而進慰書于東  
廂復詣承明殿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大行於滋福  
殿退詣崇德殿閤門使宣大行遺旨曰兩朝歡好務以  
息民繼及子孫又詣承明殿辭皇太后太常博士直  
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程琳接伴契丹弔慰使者使者將  
致問於皇太后琳謂曰昔先帝嘗與承天太后通使今  
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屈

已未降監鹽鐵判官都官員外郎楊蛻為屯田員外郎  
蛻接伴契丹祭奠使者在道虧失儀範故責及之蛻覃  
從弟也 審官院言比選知縣京朝官為廣南知州通  
判頗屬僥倖其南雄英韶連賀封潮康端惠邕藤潯  
昭象柳十七州戶口稍衆請差合入通判人從之

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  
恭既與丁謂交結謂深德之允恭倚謂勢日益驕恣無  
所憚始宦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

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効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非有所靳於汝也顧汝少而寵幸不歷外任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遣難以使汝若近上名目汝不知法禁妄有舉動適為汝累允恭乞告不已時按行使副及修奉都監既受命踰旬矣乃特命允恭與張景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三月乙亥允恭馳至陵下判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不用中



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當即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按行覆驗時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不可而重逆允恭意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

詎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上穴果有石石盡水  
出工役甚艱衆議籍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節度使  
夏守恩為修奉山陵部署恐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以  
待命時五月辛卯也謂庇允恭猶欲遷就成之不敢以  
實聞癸巳入內供奉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  
后即使問謂謂始請復遣按行使藍繼宗副使王承勛  
往叅定乙未太后又遣內侍押班楊懷玉與繼宗等俱  
丙申又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勲右侍禁閤門祇候李惟

新就鞏縣劾允恭罪狀以聞允恭欲自持所畫山陵圖入奏詔不許是月辛丑又遣內殿承制馬仁俊同鞠允恭癸卯又遣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魯宗道入內押班岑保正入內供奉官任守忠覆視皇堂既而咸請復用舊穴乃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特命王曾再往覆視并祭告謂請俟曾還與衆議不異始復役詔復役如初唯皇堂須議定乃修築曾卒從衆議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三千一百

一十兩銀四千六百三十兩錦帛一千八百匹珠四萬  
三千六百顆玉五十六兩及當進皇堂犀帶一藥金七  
十兩又坐嘗令取玉帶賜輔臣而竊取其三於是杖死  
于鞏縣籍其家弟侍禁寄班祗候允中決配郴州編管

邢中和貸命決配沙門島坐決配者又十七人

仁宗實錄允恭

附傳云允恭曰益驕橫太后惡而疏之故遣修陵城澗  
道按龍川別志乃允恭力請行太后始命之又按太祖  
太宗山陵除五使及按行使副修奉都監部署外郎未  
嘗別除同管勾一行事今特以命張景宗及允恭蓋寵  
之也決非疏惡意別志當得其實但誤以管勾一行事  
為都監耳都監乃虛守懃與按行使副相繼受命在旬

日前矣兩朝丁謂傳亦以允恭為都監皆誤也別志又云王曾獨對太后乃知其事亟命官按劾亦恐失實蓋事發當自毛昌達始曾既覆視還因言謂包藏禍心故容允恭擅易皇堂太后入其言謂果得其罪謂得罪實由曾發之發擅易皇堂事則非曾也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上卧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力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因山

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退朝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不知所為以笏叩頭而出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謂獨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演蹶跼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身為宰相乃

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  
示之又出允恭嘗干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  
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  
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有遷  
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  
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  
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  
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

山陵事耳太后少解令拯等即殿隅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耶乃責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為過也

魏恭云呂許公權知

開封鞠允恭獄凡行移推勘文字及追取證佐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無及謂之語獄具欲上聞謂信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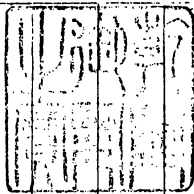
疑遂令許公對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之事按勅獄就鞫縣內侍羅崇勲實主之許公但與魯宗道覆視皇堂無與獄事也魏泰所聞誤矣以計傾謂乃王沂公然於獄事亦無與龍川別志所載蓋得其實泰又云沂公獨入劄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云今後凡兩府行文字中書須宰相叅政密院須樞密使副簽書畢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謂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此事俱不見於國史實錄以理勢度之謂方與允恭交結沂公雖有此奏亦未必從謂愕然自失當是沂公獨對發其擅易皇堂事耳今並不取丁謂附傳及正傳並云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權字耳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允恭擅易皇堂遂併錄謂前後欺罔事竄之按王曾言行錄謂乃欲去權字者傳誤矣僧文瑩湘山錄載仁廟纂臨方十二歲未能待旦起已日高太后遣中人傳旨中書為官家年少起晚恐稽留

百官班次每日只來這裏體會丁晉公在告馮相覆奏日乞候丁謂出與商議及丁叅告太后又傳旨晉公口奏曰臣等止聞皇帝傳寶受遺若移大政於他處則理勢不順難以承稟晉公由此忤太后意復面責同列曰此事諸君即當申覆何須某出足見顧藉甚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叅曰渠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為莽卓乃真宰相存心也丁謂忤太后旨此當得其實然謂初議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帝召對輔臣決之今乃不欲太后獨受羣臣朝似與前相反或姦邪亦往往堅持小正以售其大不正又意謂太后未必罪已故敢如此也但文瑩所載尚多抵牾且丁謂未敗時魯宗道安得遽叅政今略刪取并月進錢書之

### 甲子宰臣馮拯為山陵使

乙丑兩浙轉運司言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頗濟飢民

丙寅叅知政事任中正罷為太子賓客知鄆州坐營救  
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并坐降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九至一百二十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劉錫五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sub>臣</sub>張家駒

謄錄監生<sub>臣</sub>俞錫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九

宋 李燾 撰

真宗

乾興元年七月戊辰朔降丁謂子太常丞直集賢院珙  
為太子中允落職監郢州稅珙玘珙各追一官並勒停  
隨父知河南府薛顏素與丁謂厚善庚午命知應天府  
趙湘與顏易任

辛未馮拯加司徒曾利用加武寧節度使王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為給事中魯宗道為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宗道為人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小謹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對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

鄉里來臣家貧無杯杓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擢任

壬申王清昭應宮副使翰林侍讀學士刑部尚書林特落職歸班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祖士衡落職知吉州降侍御史知宣州章頻為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禮部郎中蘇維甫知宣州權戶部判官工部郎中黃宗旦知袁州權鹽鐵判官工部郎中孫元方知宿州周嘉正知金州戶部判官度

支負外郎上官似知晉州金部負外郎權磨勘司李直

方知淄州並坐丁謂黨也

元方嘉正未  
詳必濟陰人

禮儀院言大

行山陵禮畢莊穆皇后郭氏嘗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  
懷皇后潘氏本從藩邸追命止當饗於后廟詔集議尚  
書省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如禮儀院所定詔恭依

癸酉以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晏殊為給事中  
上即位殊已進官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特加命焉  
甲戌召前都官負外郎黃震赴闕震前為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運使與李溥共事嘗發其私及為溥所訴免官中外皆稱其枉後屢更赦宥以溥丁謂之黨不敢自直謂既貶大臣為言乃召之復官饒州

乙亥戶部郎中直史館劉錯為皇后回謝契丹使客省副使曾儀副之工部郎中趙賀為皇帝回謝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楊承吉副之

楊承吉未見

丙子樞密副使錢惟演為樞密使惟演舊位王曾上曾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

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  
石熙載初以文資正

官充使不知帶  
檢校官否當考

戊寅詔真宗陵名曰永定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  
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定乃縣  
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  
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譏拯  
不學

此據  
會要

己卯降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判鹽鐵勾院潘汝士

知虔州汝士謹修子丁謂女壻也殿中丞集賢校理知  
開封縣錢致堯落職監池州酒稅始丁謂知江寧致堯  
為府從事及謂入相擢為館職知赤縣倚謂勢納賂謂  
敗并黜之

錢致堯  
未見

輔臣三上表請皇太后遵遺制每

五日一臨便殿依先定儀注許令中書樞密院奏事與  
皇帝共加裁酌皇太后不許復上皇帝表乃從之

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  
繫德妙款通謂嘗教言乃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

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及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乃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二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叅軍諸子並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遺賂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仍以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

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為報復之連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壬辰詔中外臣僚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時遣侍御史方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謹言莆田人也 以學士院

試到諸州賀登位貢奉人曾舉進士者為試大理評事曾舉諸科者為祕書省正字餘並為試祕書省校書郎不就試者並補太廟齋郎其州縣官與加階齋郎試銜并出身人各減三選以上滿者並與家便三班使臣亦與家便指使殿侍與三班差使牙校加恩詔國忌日聽

決杖罪從知泗州楊居簡之請也

癸巳御崇政殿閱諸軍轉負凡三日而畢樞密副使一  
負宿本院三日進宣而給之國朝殿前司捧日天武馬  
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軍各左右廂每廂  
各有都指揮使一負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一軍又各  
有指揮使一負都虞候副之捧日天武龍神衛又有第  
四軍處所退年高者無都指揮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  
又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軍十指揮又有寧朔驍

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各五軍軍十指揮並有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司則有雲騎武騎各十指揮步軍司則有虎翼左右各五軍軍十指揮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每遇大禮後各以次遷補凡軍校遷至軍都指揮使又遷則遙領刺史又遷為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員溢即從上落軍職為正團練使刺史之本任或為他州部署鈐轄其老疾若過失者為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隸軍頭司甚者黜為外州馬



步軍都指揮使

甲午輔臣請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軍馬機  
宜及臣下陳乞恩澤並呈稟取旨若常事即依舊進入  
候印畫付外或事從別旨有未可行者即於御前納下  
再俟處分從之

先是諸州軍長吏往往擅刺配罪人丙申下詔禁止若  
情涉巨蠹者須奏待報 又詔諸路按察官取乾興赦  
前配隸兵籍者列所坐罪狀以聞自是每下赦書輒及

之後詔乃八月甲寅  
今依本志聯書之

八月壬寅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張師德為契丹妻蕭氏  
生辰國信使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忠輔副之契丹妻生  
辰專遣使始此

趙忠輔  
未見

試校書郎前知臨海縣館閣

校勘錢仙芝為大理評事故事試銜雖覃恩無改官者  
以仙芝帖職文館特遷之

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  
宰相率百官拜表稱賀太后哀慟久之令內侍宣諭曰

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馮拯等言太后臨朝蓋先帝顧命之託也拯繼丁謂為相頗欲躡謂故迹王曾獨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太后稱予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叅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便殿處分事稱吾太后詔止稱吾

王曾折馮拯此據富弼所作曾行狀

辛亥詔蘇州仍歲水災令長吏賑卹之

乙卯復祕書丞陳詒為祕閣校理詒嘗用王欽若辟簽書河南府判官事坐欽若擅離任落職監襄州酒稅至

是援救復職差遣如故詒晉江人也 涇原路總管司

言西蕃總噶爾與趙德明相攻掠請益兵為備從之

辛酉環州言洪德寨巴特瑪族巡檢順州刺史慶桑領蕃

部咱隆等十八人紹稱西賊寇邊供奉官閤門祇候胡

寧戰死于歸德川其本族三百餘戶相繼叛去雖即招

還然尚有百餘戶在西界恐潛相結約復入為患其慶

桑及諸族首領欲特行處置所部人即令肅遠寨界上

威尼族巡檢叙州刺史敏珠爾主之詔遣內殿承制史崇

信體量以聞

不見崇信後  
來體量如何

詔樞密院每歲送契丹禮

物耶律宗信亦以襲衣金帶賜之宗信即王繼忠也契

丹封吳王改今姓名任中行等使還宗信亦以名馬來

賀登極

宗信獻名馬在九月己巳今并書之

癸亥命吏部員外郎劉晔西京作坊副使郭志言屯田

員外郎王驥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劉懷德使契丹賀

其主生辰及正旦也

丙寅中書請如天禧舊制審官三班院流內銓引見人

日不過兩司詔勿以為拘

九月己巳詔伎術官自今不得如京朝官用考課遷陟先是司天監丞徐起等言遇先帝御極及上即位止遷一官願如京朝官例遷兩官朝廷惡其倖遂條約之

己卯上與皇太后諭輔臣曰前後所降天書皆先帝尊道奉天故靈貺昭答今復土有日其刻玉副本已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元降真丈止於內中供養則先意可見矧殊尤之瑞專屬先帝不可留於人間當從葬永定陵

以符先旨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天書從葬永定陵據國史實呂夷簡建議

魏泰東軒雜記則以  
為王曾今兩存之

庚辰詔分司致仕官表章許在所通奏從太子賓客分司西京韓援所請也

戊子召輔臣出政要十卷泣而示之曰朕躬閱先帝聖政紀掇其事之要者纂為此書將以納於皇堂也

辛卯靈駕發引禮官言故事內外並吉服上不忍遽易雖左右內侍亦縗服如故輔臣固請始命翌日釋之將

發引上不視事者十日其後雖視事猶御便殿初有司請悉壞靈駕所經道路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侍御史知雜事謝濤言先帝東封西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務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太后不可上時與太后俱坐閣中乃言曰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太太后以為然

冬十月己亥左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泉州陳靖為



祕書監致仕靖雅善丁謂及謂貶黨人皆逐提點刑獄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病無政事不宜久為鄉里官故有是命知邵武軍江拯知興化軍揚令聞亦責監杭州樓店務南劍州酒稅皆坐耿劾章也

王耿已前見未知邑里

壬寅契丹遣左伊勒希巴刑部尚書耶律僧隱高州觀察使韓格來賀上登極

己酉葬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 禮儀院請避皇太后父祖諱詔唯避父彭城郡王諱仍改通進

司為承進司

己未祔真宗神主於太廟樂曰大明之舞以莊穆皇后配饗仍詔立莊穆忌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也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皇帝成就聖德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

辛酉德音降東西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蠲山陵役戶及靈駕所過民賦租宰臣馮拯以山陵禮畢援唐

故事請罷詔不許

甲子上與皇太后始復御承明殿翰林學士晏殊等言先朝楊億再為學士班錢惟演上今新除學士劉筠天禧中已入翰林請如故事序班臣等之上從之其後率如此例

乙丑以祠部郎中直史館楊岫判尚書祠部先朝普度天下僧道嘗令三司使林特總其事因請侍御史判鹽鐵勾院張及兼領之至是及言勾院關防天下錢穀而

祠部掌天下僧道帳籍亦繁乃復以還尚書省

十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為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離之與為婚姻謂遂冠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出惟演為鎮國留後即日改今命惟演至河陽嘗請曲賜鎮兵特支錢太后將許之侍御史

知雜事蔡齊曰賞罰者上之所操非臣下所當請且天子新即位惟演連姻后家乃私請偏賞以自為恩必搖衆心不可許即劾惟演罷賜錢

戊辰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饗真宗廟庭是日宴百官於崇政殿山陵禮畢故也

上初即位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士衡屢以足疾求罷職太后諭曰先帝稱卿全曉金穀利害以比高頴劉晏宜少安於位俟畢山陵當遂大用及是又固以請庚午授

同州觀察使知相州尋改知陳州 翰林學士劉筠為

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先白中丞筠舉舊儀榜

三院門令臺屬各舉糾彈之職毋白丞雜知 翰林學

士承旨李維等言準中書送下太常丞祕閣校理同判

禮儀院謝絳狀伏覩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

祖配感生帝竊尋宣祖非受命開統因循配祀義或未

安臣以謂三代兩漢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

唐典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圜丘雩祀並以景帝

配祈穀大饗並以元帝配太宗初以高祖配圜丘明堂  
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  
圜丘太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又以景元二帝稱祖萬  
代不遷遂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謂景帝厥初受封為  
唐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侔宣祖於唐是為元帝  
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  
且有宋受命于茲四聖而宣祖配侑因而未停與唐非  
合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享仍用唐太宗故事宗祀

真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若據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因其所感別祭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永徽故事則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而論者以宣祖比周之后稷又惑焉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則不配故因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證惟太祖始造基業配感生帝據理甚明若以配祈穀與感生帝祠日相妨則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謂宣廟非為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而况配享乎臣維  
等謹按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  
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陽而宗禹商人禘嚳  
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正義曰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此則  
崇配之文也絳所陳以為宣祖非受命開統不當郊配  
則何以鯀冥非夏商受命之君而皆宗配感生帝竊惟  
感生比祈穀禮秩差輕宣祖比太祖功業有異今禮官

請以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生帝稱情立文於禮斯協  
況至道三年敕上辛祀感生帝已定宣祖配今請依禮  
官嚮所定祈穀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圜丘皇地  
祇以太祖太宗配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大饗明堂以真  
宗配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其謝絳所上議伏請不  
行詔恭依

辛未詔保大節度使錢惟演班靜難節度使柴宗慶之  
上惟演宗慶並檢校太傅而宗慶先為節度使上以惟

演嘗歷樞府特升之

癸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翰翰林學士晏殊修真宗實錄尋復命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知制誥宋綬度支副使陳堯佐同修仍令內侍諭以一朝大典當謹筆削之意甲戌涇原部署司言總噶爾嘉勒斯賚埒克遵遣蕃部嘉木磋沙哩齋文字及馬一匹至本司欲求內附然埒克遵素多狡計未可以為信已遣蕃僧一人及先附得謀者摩壘與來使同入總噶爾兼令刺探所與西界用兵勝負庶

預為邊備

乙亥以皇太后生日為長寧節中書言前一月百官就大相國寺建道場罷日賜會於錫慶院禁刑及屠宰七日前三日命婦進香合至日詣內庭上壽三京度僧道比乾元節三分之一而罷奏紫衣師號詔進奉上壽候真宗喪制畢餘從之初輔臣及禮官請一如乾元節例而太后多所裁損故中書更為此奏禮儀院奏制太后所乘輿名之曰大安輦具太后出入鳴鞭儀衛凡御龍

直總五十四人骨朶直總八十四人弓箭直弩直各十  
四人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衛皇城司二  
百人寬衣天武二百人儀衛供御輦官六十二人寬衣  
天武百人其侍衛諸司應奉悉如乘輿

戊寅詔糾察在京刑獄并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  
州縣長吏凡勘斷公事並須躬親閱實無令枉濫淹延  
詔開封府諸縣兵馬都監自今應係縣郭烟火盜賊  
軍人與百姓鬪爭公事並須同縣司施行

會要十一月  
事今附此

庚辰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於文宣王廟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自後從學者不減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伏見密州馬耆山講書太學助教楊光輔素有經行望特遷一官令於兗州講書仍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遂以光輔為奉禮郎

諸州給學田蓋始此

辛巳始御崇政西閣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

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上

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

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不講體貌必莊上亦為竦然

改聽

史多載此事於天聖末今移見此帝意或不在書必初年其後聖德日新決不然矣

壬午以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張知白為樞密副使

國子監舊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歲頗任貴游子

弟之初仕者與管庫資序略均

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得差補蔭京

朝官

癸巳置隨商均金隴丹保通永柳道衡辰全峽洋資榮  
合文戎雅開達集施利夔瀘渠渝潮循南雄英連韶惠  
容宜劍廉蒙等四十三州光化慶成平定乾寧威勝永  
定高郵淮陽漣水廣濟江陰無為廣德建昌臨江興國  
南康南安漢陽雲安懷安永康邵武興化等二十四軍  
錄事參軍各一員替見任司戶司法兼錄事參軍闕詔  
諸處奏到見禁文狀并斷訖公案自來承進銀臺司先



送中書後送刑部看詳虛滯日數宜令承進銀臺司自今更不送中書直送刑部詔近降舉官約束或慮選人因小可私過致有滯淹應合該舉官臣僚等自今所舉選人歷中有私罪止是杖以下許轉運或提點刑獄二人同罪保舉即依舊施行如轉運或提點刑獄一員即更候朝臣二人同罪保舉如無轉運提點刑獄即許朝臣七人同罪保舉聞奏方與磨勘

十二月丙申朔御史中丞劉筠言比歲京朝幕職州縣

官乞換右職皆以父母年老規免扞服自今須皆去者乃聽從之

戊戌滄州言鹽山無隸二縣海潮溢壞公私廬舍溺死者甚衆詔賑卹之

甲辰召輔臣崇政殿西廡觀侍講學士孫奭講論語既而上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名輔臣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京城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

庚戌中書言審官院嚮以員多缺少三年而代者減一年三十月而代者減十月請復如舊制從之

辛亥以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曹克己為辰澧鼎州緣邊都巡檢使兼辰澧鼎峽施等州安撫以順州蠻田彥晏焚劫暗利寨故也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知軍崔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十頃又開橫河六十里通澧運降詔獎之

乙卯詔應典賣田產影占徭役者聽人告以所隱田三

之一子之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其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欲自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負然後上聞初上封者言州縣力役煩重多典賣田產入形勢之家以規避徭役又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故條約之酒場事叅取本志修入會要禁民增置及剗奪乃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今不取

戊午詔自今司天五官正毋得差監在京庫務太常卿知濠州王欽若為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衡州團練副

使李迪為祕書監知舒州容州觀察使左衛大將軍知  
萊州曹瑋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

庚申詔三司開封府殿前馬步軍司自今歲旦四立二

分至及庚戌己巳毋得斷極刑

會要乾興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開封府及

三司殿前馬步軍司自今每遇國忌及庚戌己巳歲旦  
天慶等五節四立二分二至日不得斷極刑實錄不載  
國忌及天慶等五節不知何故當考兩朝史刑法志云  
國忌日舊亦禁刑天聖初聽決放罪其後又詔真宗忌  
如天慶節釋杖笞  
情輕者久之亦罷

契丹遣右伊勒希巴兵部尚書耶律

仙寧給事中知制誥史克忠來賀正旦

是歲改徵欠司為蠲納司開封府判官王博文初喪父其母改適人及母死博文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解官

而服議者以喪而祭非禮云

博文以天禧四年十月為開封府判官其解官行服

不知何時據本傳服除在天聖二年二月則解官行服必當是歲今附見歲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

宋 李燾 撰

仁宗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太后詔改元上讀詔號泣者久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先帝之號也

庚午契丹遣鎮安節度使蕭師古咸州觀察使韓玉來賀皇太后長寧節

宰相馮拯以疾在告上日遣內侍存問而拯數援山陵使故事上章求罷丁丑特遣入內副都知周文質齎手詔敦諭仍以所上章還之且戒有司勿受拯章

壬午以度支副使兵部員外郎陳堯佐為知制誥史館修撰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真宗實錄特免試焉

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强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



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  
夷狄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  
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  
益衆佛老外藩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  
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奏事兩  
宮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寢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  
他用寢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  
切裁損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

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絀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陛下試以景德中西戎內附北敵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釋道之增減較之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

又甚於前夫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  
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  
救正之上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  
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又詔中書樞密院  
同議塞滑州決河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由山間則  
不能為大患及出大伾走東北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  
禹迹既堙河并為一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  
川衆流之所會時不免有決溢之憂然有司之所以備

河者亦益工矣岸汨則易摧故聚芻藁薪條枚實石而  
總之合以為埽凡埽之法若高十尺長百尺其算以徑

圍各折半因之得積尺七千五百則用薪八百圍

史藁作薪

五百圍

芻藁二千四百圍所謂葦索心索底簍搭簍箍首

索簽椿磕檣拐檣拽後檣其多寡稱所用若大小廣袤  
不同則隨時損益之而亦視此為率焉故凡置埽必仞  
水之深度岸之高或疊二疊三四一埽之長居岸二十  
步而岸長或數百步或千餘步埽壞輒牽連而去又置

埽以補救之其費動爲緡錢數萬凡埽初下水曰撲岸  
居上而捍水曰爭高闕地置之以備水曰陷埽埽實墊  
爲亡所患浮湍則危其卷埽之器則有制脚木制木進  
木拒馬短長木簍大小石簍雲梯引檣推梯卓斧綿索  
鼓旗所以利工作而爲號令之節也凡度役事負六十  
斤行六十里爲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斤取土二十步  
外者一工二十五尺上接邪高皆折計之水背向不常  
則埽各從地而易

自河入中國至此皆因本志附此李  
清臣史葉載埽法尤詳本志刪取之

國朝惟川峽廣南茶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權  
犯者有刑在淮南則斬黃廬舒壽光六州官自爲場置  
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  
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官悉市之其售於官皆先受  
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有百姓歲輸稅者亦折爲茶  
謂之折茶總爲稅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  
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  
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婺處溫台湖常

衢睦十一州荆湖則荆潭澧鼎鄂岳歸峽八州荆門軍  
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  
斂之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福建三十  
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  
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蘄口爲榷貨務凡民  
欲茶者皆售其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  
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  
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

錢若金帛者聽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溥而商賈買轉於西北以至散於外地其利又特厚焉縣官鬻茶歲課緡錢雖贏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峙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



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舖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舖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為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

至論厥後雖屢變以揀之然不能無弊

已上據本志

丁亥詔曰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經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諮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副都知周文質提舉諸司庫務王臻薛貽廓及三部副使較

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

實錄丁亥日同

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計置

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

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用殊寡因請罷三稅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

實錄三月辛卯會要同

然必輦茶入官隨

商人所指而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

若歲課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會要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

實錄二月

其入錢以射六務

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

海州荆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

萬

會要三年五月

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

近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

券至京師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

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

實錄五月甲子

大率使茶與邊

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

皆用其說

李諮等新立見錢法實錄分載數處今悉從本志就正月癸未初命官日并書之朝廷用

其說乃三月辛卯今亦并書實錄分載有詳有畧今參以會要則本志所去取蓋得之不可不從也

戊子遣鹽鐵判官張傳閣門祇候張永德安撫京東淮南諸州水災故也 改施州暗利寨為寧邊寨初為蠻寇所焚既葺之因易是名

庚寅贈侍中劉美妻吳興郡夫人錢氏封越國夫人錢氏惟演妹也及卒輟視朝三日

卒在五月乙丑今并書

二月丙申鑄天聖元寶錢

景靈宮有真宗御容將奉安於西京應天院丁酉命馮拯為禮儀使凡奉安御容多以宰相或近臣為禮儀使

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殿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於近郊

戊戌御承明殿閱試衛士遷補有差許總噶爾嘉勒斯賚塔克遵歲入貢太常博士丁誦大理寺丞丁說閤門祇候丁諫並與在外監當皆謂之弟也

庚子發卒增築京城

按此條原本誤寫於正月庚寅後今改正

甲辰蠲畿內民所逋體量草畿內體量買草凡千萬束

輸未及半而雨久不止上曰霖雨逾旬草價騰踊四等以下戶其悉蠲之

丁巳命知制詔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於南京鴻慶宮神御殿新成也 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知并州

馬元方乞除代上以太原重鎮戊午加元方兵部侍郎留再任賜白金五百兩諭以委屬之意 太常少卿知光

州周起為秘書監知楊州鄆州團練副使王曙為光祿

卿知襄州



庚申補西界內附萬資蘇爾格威三班奉職仍賜姓名  
李文順令居陳州 初自祥符天書既降始建天慶天  
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家法  
內外為齋醮京城之內一夕數處帝即位并太后誕節  
亦如之糜費甚重至是或以為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  
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會寢疾  
不果行即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  
命宜如舊他節命八宮觀迭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

為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請損為五百齋官第給湯茗  
詔增醮分為千二百餘悉可既而拯又請天慶等節應  
天河南大名河中鳳翔江陵興元江寧兗并亳舒洪抗  
潭福益梓夔廣桂二十一州府醮如舊青徐曹鄆密陳  
許孟滑襄鄧直定澶邢相滄貝潞晉代京兆陝同華  
邠涇廊延耀慶成楊廬壽宿真宣虔蘇潤婺明越泉建  
彭綿漢邛蜀嘉眉遂利閬連賀潮韶惠邕容宜六十四  
州府醮用香燈花果山泉藥苗餘小州悉罷詔亦可之

樞密使錢惟演言真宗皇帝將祔太宮有司議以功臣配享臣先臣尚父秦國忠懿王俶勲隆奕葉位重累朝親率王徒平百年之僭偽躬持國籍獻千里之封疆忠誠格于皇天茂績昭于惇史所以太祖太宗命無下拜賜以不名洎先聖之纂承念遺勲而益厚舉諸殊渥萃此一門在乎皇朝誠居第一伏望依體降詔配享祖宗廟庭詔兩制與崇文院檢討禮官同共詳議以聞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奏議請錢俶配享太宗廟庭奏入

不下

此據會要

三月己巳禮儀院又請罷天慶等五節天下賜宴詔新定設醺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

甲戌奉真宗御容于西京應天院

丙子降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城內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賜茶人三斤帛二疋

辛巳罷在京竹木務入中

甲申詔自今傳宣營造屋宇並先下三司計度實用功

人不可不食

嘗補偽官至是來歸特錄之

歸明人後無他並可削前卷當准此

三司減省所言在京四官觀歲入錢帛貫足六萬七千二百有餘皆本處使臣專具出納恐有侵弊乙酉以權

戶部判官王駿閣門祇候劉懷德同主其事

劉懷德未見

判大理寺張師德言詳斷官誤引刑名而改正者自來更不坐罪請自今凡失出入徒以上罪雖改正亦奏劾聽裁又言本寺定奪公事多致稽留請如斷大中小事公案立限又言選人試律斷案其元斷刑名皆為府史

預知請自今下御史臺考試並從之詔試法官日仍令  
知審刑院或判寺官與斷獄官同詣御史臺辰州言  
下溪州刺史彭儒猛子右侍禁仕漢狀稱向以父老兄  
亡遽留家屬西京潛歸本道與父鈴束溪民欲乞放還  
家屬詔河南府遣人部送赴闕以官舍居之  
丙戌再責祖士衡監江州稅言者以士衡在吉州不能  
修飾前責尚輕故也

己丑詔審官院契丹使所過州郡通判選差人

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山場貼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未初命官時今從

本紀特書此以表事始

司天監上新歷賜名崇天保章正張奎

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學士晏殊為歷序

衍開封人

奎未詳

詔京朝官未歷任而因祠祭行事給俸者具見

錢並折支三之二

夏四月乙未詔審官院監在京諸庫務並選嘗歷任京

朝官其補蔭子弟雖經監臨而失陷官物者毋得差

又詔自諸行郎中至京官以出身歷任功過具為班簿



進內

己亥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知開封府奎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相與畏憚至私與俚語目為薛出油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臣知擊姦安避此上益加重

辛丑中書言諸路轉運使副河北河東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丹臣僚辭見請並許上殿奏事從之初有詔但令兩府大臣附奏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吏部南

曹丁度言臣下外出必有所陳今一切令附奏非所以  
防壅蔽也故中書為言卒得請上初即位度上書論六  
事一增勸講官二增諫員三補蔭用大功以上親四選  
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為殿最六凡緣  
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又嘗獻王鳳論於皇太  
后以戒外戚云 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所  
請也以知禮儀院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  
為判太常禮院同判太常禮院官為同知院判太常禮

院典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

事於是始罷

禮儀院占公人二十三人歲費錢千七百餘貫非汎行禮支給在外日逐行遣祇應

不多詳定儀制久來屬太常寺及禮院管勾今請停罷所有承受宣勅行遣公案諸般文字並付本院

壬寅詔徐州仍歲水灾民頗艱食已嘗發常平倉及以種糧貸中下户又罷散蠶鹽常慮或致流徙其令京東體量安撫臣僚倍加拯卹

甲辰契丹遣彰武節度使耶律唐古特寧州防禦使成昭文來賀乾元節

丁未乾元節百官及契丹使初上壽於崇德殿

己酉以京西轉運使祠部郎中孫冲兼權滑州河陰至  
泗州都大巡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張君平簽書滑  
州事初議塞決河也少府監薛顏等薦刑部尚書林特  
從子克儉為閤門祇候上以克儉非有功狀雖已從顏  
等所薦乃詔自今臣僚奏舉使臣為閤門祇候三班院  
具勞績取旨

癸丑詔文武官奏蔭子弟者各從本資

丙辰以歲饑權罷修西京太微宮白馬寺其修永定陵家役二人者免一人

丁巳詔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太常博士以上一員堪充諫官御史者以名聞先是上封事者言真宗常於門下省置諫院御史臺別置憲官後執政漸生畏忌乃優與職任而罷之近年以來貴近之臣多違憲法比至懲罰已損紀綱請復置諫官御史三五員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多不專言責而御史或

領他局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務職每月須一員奏事其後員闕不補故

言者及之

執政畏忌言官優與職任當是天禧三年五月乙亥辛巳日事要見上封者姓名及執政

畏忌諫臺優與遷擢者是誰初丁度上疏論六事其一增諫員或即丁度天禧三年六月末范雍言可參照

欽州深在山谷間土煩鬱人多死瘴毒推官建安徐的獻策於轉運使請徙瀕水轉運使以聞且留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衣持挺與役夫均食築城郭立候樓為戰守備畫地居軍民治府舍倉庫溝渠廛肆皆

得所安 臣僚上言竊覩自繼好以來每差臣僚奉使  
必須經濟得人欲乞今後文臣令給事中以上武臣遙  
郡以上每至選差入國之次預行詔敕專委奏舉方得  
差充候迴別無曠職優賜擢任以旌勞効宰臣奏自今  
欲止令中書樞密院選擇充使奏可

五月癸亥朔太常博士鞠詠王軫法當磨勘審官引對  
上閱其治狀並除監察御史詠開封軫魏人也

庚午詔禮部貢舉詔官名及州縣名與皇太后父名相

犯者悉改易之

辛未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甲戌命參知政事魯宗道按視滑州塞河功料 詔承明殿垂簾日許三司開封府御史臺與屬官一員同奏事

乙亥錄故監乾寧軍獨流寨屯田務殿直耿達子信超並為下班殿侍以達捕賊鬪死也



戊寅分東西八作司為兩司監官舊四員仍增二員

景德

四年六月  
併為一

詔吏部流內銓人自今出官者並依長定

格令歸司初殿中侍御史大名李孝若言百司吏頻經

慶恩多減放選限出官甚速請加條約因令翰林學士

晏殊等與流內銓南曹同詳定而降是詔

四年三月王  
臻又有此奏

請不知何  
故當考

辛巳罷先天降聖節進延壽帶續命縷貸拱聖卒王

美死杖配海州本城美逃走法當斬上以其新隸軍籍

未嘗請月給思母而逃特貸之甘州輝和爾可汗王伊嚕格  
勒棟碩爾遣使來貢方物詔以棟碩爾爲特進歸忠保順  
可汗王

上封事者言中人奉使江淮多乘官舡載私物營利州  
縣不敢檢察戊子詔自今內臣出外止給驛馬仍無得  
過三匹改保安軍子城爲德靖寨詔賜朝官京官  
差充知州通判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監臨物務及幕職  
州縣官等朝辭日口宣戒諭仍令閤門祇候朝辭日分

明宣諭兼令本官各錄一本赴任

會要天聖元年五月事實錄無之今附月

未

六月丙申徙河陽保大節度使錢惟演知亳州張君平  
求免簽書滑州事專領修河仍乞增置都監且薦太常  
博士李渭庚子渭換授北作坊副使與君平俱為修河  
都監魯宗道用渭策欲盛夏興役孫冲謂徒費楫薪困  
人力雖塞必決乃徙冲知河陽既而役兵多渴死君平  
議減其功半渭不聽君平獨以聞乃斥渭不用君平亦

徙他官河卒不塞渭河陽人也

李渭附傳云魯宗道薦渭為修河都監樞密院

有惡宗道者排渭所議罷為鄂州都監當時曹利用張士遜張知白實在樞密院不知惡宗道者是誰當考今

但從孫  
冲正傳

甲辰罷江寧府溧水縣采丹砂

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占民田十八頃凡估錢七十萬

上曰營奉先帝陵寢而償民田直可拘以常制耶特給

百萬

乙卯禁毀錢鑄鐘

鄭州防禦使環慶路副都部署田敏在邊多不法上以其嘗有戰功不欲重致於理戊午降為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禦使 詔舊制幕職州縣父母年七十以上無兼侍者權注近官自今初赴銓集人當遠官者父母年及七十許用前例注近任

秋七月戊辰置陝虢解同州巡檢使時解州盜賊嘯聚樞密院言河中府同解鄜延丹坊州并西京陝虢河陽舊為兩路巡檢地遠難以分捕故於三州特置巡檢使

一員 詔禮部貢院舉人有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服者並聽應舉

己巳右侍禁閤門祇候嘉州犍為縣駐泊防遏邊界公事王蒙正請遇長寧乾元節就峨眉設齋及備土貢令子弟入貢仍請給館券從之蒙正與太后有連其女劉從德妻也

庚午以徐州文學劉顏為任城主簿顏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嘗知龍興縣坐法

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百人採漢唐奏議  
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等上其書故有  
此命顏在任城會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

壬申賜徐州修河役卒緡錢

癸酉免戎瀘州虛估稅錢先是商旅乘舡過州合納稅  
外復估虛價而重輸錢故禁止之

戊寅詔河朔歲豐其選朝臣一員緣邊提舉便糴糧草  
又詔天下職田無令公人及主戶租佃召客人者聽

所收租仍不得加耗若水旱其蠲租如例

己卯以崇儀副使任吉復知施州先是吉坐蠻寇剽劫暗利寨罷知州命未至而入溪峒討捕有功故復命之仍降敕獎諭

壬午命知制誥張師德侍御史知雜事蔡齊詳定三司蠲納司應在及放天下欠負應在者名物雖著於籍而實未嘗入官也時上封事者言真宗初嘗遣使江浙蠲放逋欠因以即位赦恩而命師德等自是更赦命官除



欠負遂為例

丙戌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薛奎為契丹妻蕭氏生辰使西上閣門使郭盛副之

已丑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寇瑊知鄧州初上封事者言瑊與丁謂厚善故自成都代還特黜之上謂王魯曰瑊有吏幹毋深譴也乃有是命都官員外郎黃震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

庚寅詔殿前都指揮使保定節度使蔚昭敏以足疾特  
聽入朝不拜